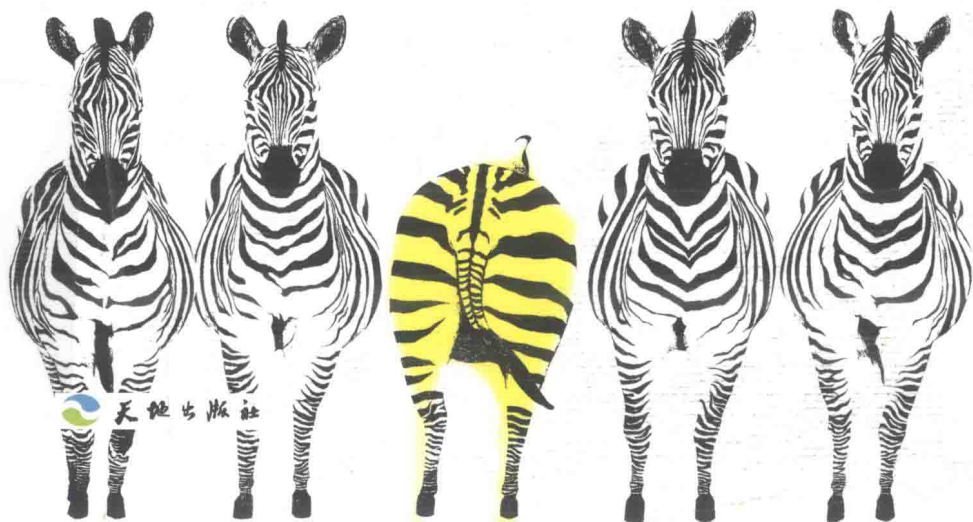


袁复生

一个外省青年的 精神成长史

外省青年世界的根基一边在田野，一边在对历史的啃食之中，我都是只见树木，不看森林，很长时间这是我谋生的路子。现在看来，也是念念不忘、回音难绝的草原。



袁复生



一个外省青年的 精神成长史



天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 / 袁复生著. —成都 : 天地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455-2145-0

I. ①一… II. ①袁…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8984 号

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

作 者 袁复生
责任编辑 陈文龙 聂俊珍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65千
定 价 45.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2145-0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2522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袁立来、母亲刘惠春

以及让我在放牛、放鹅、插秧、洗菜中体验到田园之趣的

桃花袁家院子与启蒙我的安乐村小学

怀念与复生兄踞坐街边饮酒纵谈至黑夜隐退的时光。并不是一开始就坐在那儿，往往是散了别地儿的局，随地新开一局。起初以为他有特别的话要和我说，直到有一次，我实在熬不住了，问他是不是各回各家，他说：我不想回家，小区一位姑娘自杀了，我觉得家里有奇怪的动静，我不敢回去。闻言，我又去小店买了几听啤酒。

六年前我回乡定居，在第一个饭局即与复生相遇。其时，江湖称为“长沙文化地标”，比他自拟的“长沙文艺招待所所长”，标准高很多。甫一见面，不是很习惯他的造型，故逡巡未敢论交。然而地标终不能绕走，晤谈既多，大为改观，尤以某日夜共饮酒，历时三十六小时，于是订交。

他主持杂志，操办讲座，采访各界名

人，担任各种酒局的监酒官，闲则赋诗写微博，为诸男女解答人生困惑，全然无视迄今自己并无固定女友的事实。

不管你信不信，前揭种种皆系正事。而此书既是复生兄戮力从公的实录，也是公退之余的闲情笔记。文体虽然混搭，情绪从未旁逸，复杂而无畏，深入而有趣。

今则一湘一沪，数月不得一见，相思常萦怀抱，见字如晤故人。辱命撰序，且喜且忧。忧，是担心我的拖延，耽误大著刊印；喜则是听说从淘宝买的符纸起效了，再也不怕怪力乱神。

丙申七月朔日 长沙谭伯牛序于成都

小古老师算是我前辈。

几年前我刚进纸媒实习，通过朋友认识了他，整天缠着跟他请教写作的问题。

我们也算是战友，我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之一，是在南京跟着他的团队南征北战四处采访，在秦淮河的烈日下他满头是汗，又信口跟我聊起秦淮八艳的历史种种。

那时他刚成为生意人，可言谈里还是文人气相。

我很喜欢跟他相处，舒服，坦诚如邻家大哥，没有所谓文人遗留下的傲气和迂腐，生野得恰如其分，哈哈，让我这个九五后很是亲近。

于是很多个用酒杯堆砌的夜里，他倾吐生意场的种种，我谈年轻人蛋疼的周期性迷茫，两个人惺惺相惜。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长沙有一段很长时间的峥嵘岁月。

那时候互联网还没把一些东西迅速蚕食，他在长沙做所谓的“长沙文艺招待所所长”，做书评做讲座做话剧，滋养一方水土，逍遥快意。

这些事我不问，他也不主动讲。

这本书我率先读完，甚是感动。我很喜欢这个书名：“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

很多人总会说，一个人入世太久，精神未免受到顿挫。我想一个人始终是要入世，在尘埃之间有过摔打，在无奈和宽宥之间，确立自己精神的位置。想到汪曾祺先生那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他身上恰好折射出我所喜欢的一类人的特性：不去反复唱时代的挽歌，不像迟暮的英雄吹捧当年的骁勇，而是从容生猛地往前走，从不缺老朋友。

这本书，有他坚定的悲悯，有跳脱的想象力，也有影影绰绰的乡愁。

想到有时候跟着他，去他的圈子里饮酒唱和，很多都是他十年老友，轮流把夜上海变成夜长沙。他把自己称为“外省青年”，我也是从外省小镇来上海的青年，我很理解那种感受，但就算在这个城市得到了一切尊重，依然想跟家乡最亲近的朋友厮混在一起，享受那种熟悉的感觉。

眼见着我身边跟他同龄的青年人慢慢有了耸人的啤酒肚，在尼古丁的吞吐之间把过往的情怀掩埋，成了很多烦恼像飞虫一样悬浮在空中的中年人。而我始终觉得，不管过多久，小古老师永远都会是可爱的年轻人。

有天夜里跟他几个员工边吃烤串边闲聊，她们称小古老师为“我古”，说他有种莫名其妙的风情和魅力。“莫名其妙”这个词，恰如其分。

跟他认识几年了，遗憾的是我没能成为帷幕落下前的纸媒人，他也不再是当年窗前流水枕前书的文人。

我们都被这个大时代牵引着迅速向前奔去，也时不时透过彼此的酒杯，看见月亮的倒影，默契地相视一笑。

有一次，他一边淡定地找服务员要一双筷子吃比萨，一边打量着我说：“你最近挺胖的，不怎么好看了。”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一生交定了这个朋友，哈哈。

酒逢知己千杯少，我干了，你随意吧。

目录

序一

谭伯牛

序二

曲玮玮

第一部分 故乡·洞口记梦

县城二书 003

十岁附近的生日，那一条后悔鱼 007

1999年，幸福与青春全部死去 011

与张岱相遇在少年的挫折里 016

彼得·梅尔：遥在异国的沈从文 018

它让我们对乡村衰败的坚信有了些动摇 022

关于土地的梦在不断塌陷 025

当你告老还乡，遇见一帮老傻帽 030

苏更生的荒芜小镇 035

迷鹿记忆 041

逢梦下马 052

梦醒时分 064

杀镇 066

第二部分 故交·出湖入湘

- 谭伯牛：湘军崛起是“中国保守主义的完美谢幕” 073
- 孟泽：以湖南人的“实用主义”精神，谁愿意理睬郭嵩焘呢？ 083
- 彭燕郊：搞文学又不是搞超级女声 096
- 钟叔河：中国要走向世界很难，比非洲那些国家还难 113
- 杨德豫：我觉得自己也是两头真 131
- 刘道玉：不管是学生也好，学者也好，他们都天生地要求民主、自由、宽松的环境 146

第三部分 故事·往返之间

- 宋子文、胡适、蒋经国、陈诚、蒋介石的纠葛与台湾转型 165
- 从档案上看，宋子文，有人说他是大老虎，有人说他是乔布斯 178
- 陶希圣帮蒋介石写《中国之命运》的那些日子，一家人都不高兴 194
- 蒋介石那两颗被遮蔽的文胆 204
- 《大清相国》：一个标本的荣耀和虚无 207
- 真正的读书人总长着反骨 211

在做这个系列之前，很少人知道岳麓山也曾是抗 战的战场	217
士兵口述抗战史，给历史和老兵彼此以尊严	226
放任民族主义膨胀，那将是多大的笑话？	242
精神生活的尴尬单曲循环	246
美图秀秀以外的非虚构影像中国	258
跋：商业才是文化的好朋友	269

第一部分

故乡·洞口记梦

有一年夏天，我在洞口一中的楼顶睡了一晚，一早被天光叫醒，抬头望过去，云雾包裹着雪峰山，洞口塘像一个巨大的神仙炉子，雾气无穷无尽。

有一年夏天，我躺在黄岁岭下面的红薯地旁的石头上，翻阅并不太懂的《中国人的精神》，觉得浑身舒泰，云朵徐徐缓过，我想起旁边大道上好像有人看见过一丈多长的大蛇。可似乎也并不害怕。

有一年夏天，我在蓼水河边，想起在中学时喜欢的姑娘，父亲带着我绕着路，要去看看曾老先生写的对联。

有很多这样的夏天，我在洞口、在黄桥、在安乐村度过。

真实恍惚。难以忘怀。

· 县城二书

快五年过去了，我还记得 2008 年秋天，我休年假，与诗人解渴，一起从长沙到城步，到绥宁，到武冈，到洞口，一路晃荡游历县城。我发现其时的县城与我生活的县城（90 年代中后期）已经完全两样了。

我们成长期的县城，有残留的电影院大屏幕的包场，破败但敞开的图书馆，有看起来潦倒的中年人在报刊阅览室看着《故事会》呵呵笑起来，我们可以登门县城仅存的小说家单身宿舍，烤着电烤炉吃着冰糖橙听他们讲自己文学上的导师，看着他们顶着积日未洗的长发从小印刷厂出来，带着模仿《收获》版式的《洞口文学》杂志。还有不断进一些陈寅恪传记的明哲书屋，里面偶尔会有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也就是说，即使我在一个中国县城开始衰落的时代成长，依然可以享有那种“与现世生活不同”的文化生态思想的滋养。

但如今，官员们将现金投入省城置业，孩子们被送到长

沙的四大名校入学。最好的中学的校长不再令人尊敬，而是让人畏惧和厌恶，他们通常由县教育局的官员兼任。电影院被河南的艳舞团占领，寂寞的老人带着幼小的孙辈在台下享受浑浊的自由。当年的文学青年进入乡镇，成为一个面孔油腻的粗壮领导，他的词汇体系被麻将和县领导的排序所占领。中学变得日渐封闭，考分越来越高，不再欢迎前往售卖诗集的流浪诗人。还有橘黄色的庞大渣土车，把石板路边的房子一墙一墙地运走。

变化巨大。

县城失去了一种从容的生态氛围，不可避免地粗鄙无文。山被推平，建筑毫无章法，空间毫无节奏。

这种县城的空心化，可能被我放大，只是因为我太恐惧。在我的世界观中，县城是中国城乡社会里最重要的驿站，是农家子弟能够进入城市生存发育的一个基本的过渡地，也是一种上升的管道。最聪颖的他们，可以通过一场艰难的搏杀考试，开始接受到完整平衡的教育，用城市的生活方式让自己变得自信。

但这个环境在这一段时间变得让人焦虑不安，毫无审美价值。

于是我想做一件事，希望能促进县城的复兴：邀请我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如潘采夫、连岳等学者、作家、企业家朋友，走进县城，给那些中学里的孩子推荐好的书、有价值的观

点、可在网吧看的美剧，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叫“县城文艺复兴计划”。但一直没能找到在县城对此感兴趣的同人来接受这些，只得搁浅。

后来我想，那就先观察，先系统了解，为县城写更多一些文章，唤起更多人的共鸣，一起参与，那本书叫作《县城记》。

第二本书，我想写《乡友发财记》。

《乡友发财记》其实是《县城记》的衍生体。前几年我回到农村的时候发现，很多一起长大的兄长或者堂弟，都已经在社会打拼，并取得了和我们不一样的成功，在城市有车有房，不少小企业主的崛起，让我这样的文化屌丝相形见绌。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十分正常的现象，经商或者做其他事业，历来是要比正儿八经上班的人赚得多。

在惭愧之余，我更感受到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的失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条在我们小时候十分强大的主流价值观，还有一个人生设计：“读书——进城——当官——给那些欺负过我们看不起我们的人复仇”，现在看起来十分可笑，不过在当时倒是一种自我激励的逻辑。

这种激励逻辑从整体上还是错了，因为它的价值观太单一，不够多元，对人生的可能性完全缺乏宽容的期许。而且，就我们社会的现实而言，读书越多的人，往往越不成功，因为他们越是想做自己，想自由，想成为与众不同——那也是孤独的人，甚至会通过对自我的一种摧残放逐来获得